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 家长参与的中介作用

樊诗佳,张以琳,代玉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市津南区,300350) 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工科背景下本科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问题研究" (E-ZYJG20200209)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工科背景下天津市高校学生综合素养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 (课题编号:TIJX20-001)

摘要:探讨家庭背景与精英高校大学生发展间的关系,对促进高等教育阶段过程公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 34 所双一流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分析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却无法直接转化为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发展成就,必须通过家长参与这一中介才能得以实现。本文进而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提出促进其子女高等教育阶段发展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大学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公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 动一周年纪念活动的视频贺词中强调,"要把优先发展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保障,不断扩大教 育投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进一步表明教育 公平在我国一直备受瞩目。但是在国家大力推进教育公平举措的同时,新的教育过程不公 平问题也在形成。比如,作为一种青年群属标签,诞生于豆瓣"985 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的"小镇做题家"曾一度引发社会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小镇做题家" 是指"出身于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毕业或正在就读于知名高校,但自认为除了 埋头苦读之外啥都不会,见识和能力有限的青年学子"。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对子女高等教育数量获得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分层导致的教育机会差异在高等教育 系统中依然存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难获得高等教育机会。[1]可见,家庭作为 教育的起点一直以来是影响学生人格发展和教育收获的重要因素。"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 在这一问题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由于原生家庭的原因,他们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本处于 劣势地位,但通过自身努力,他们克服了阶层限制成功进入精英高校场域,这本应是一场 阶层转变的"胜利",但受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生存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他们在参与高 等教育竞争中存在先赋性资本匮乏的问题,使他们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仍处于劣势地位,教 育过程公平问题仍然显见。

国内学者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学业成绩等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2-3]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子女各方面能力的影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仍是非常有价值的议题。根据科尔曼(Coleman)的"社会资本理论",父母拥有的经济和文化优势无法直接传递给子女,必须通过父母与子女间的互动才能实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因此,"家长参与"作为重要家庭社会资本,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发展水平的影响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中介作用。亲子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础背景,促进着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塑造者学生的个性品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并影响着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发展轨迹。

本研究受"小镇做题家"现象的启发,考虑到本科阶段学生处于从家庭到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以双一流高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路径,从家庭内部社会互动的视角揭示教育的代际流动机制,着重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影响中家长参与发挥的中介作用,为提高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发展水平提供具体化建议,同时从家庭层面为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 大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研究

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在知识、技能、价值观层面取得的发展是衡量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核心标准^[4],也是衡量学生个人全面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汀托(V. Tinto)在"学术与社会整合理论"中指出,学习经历中的学术融合和社会融合影响了大学生的发展^[5]。据此,本研究将大学生发展定义为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根据学术性和社会性发展需要,在知识、能力、价值观、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整体性发展。

大学生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运用大学影响力理论与大学生发展理论从大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出发,探讨人际互动、学生参与、大学组织、学习模式等因素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61而有关家庭背景与大学生发展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但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从美国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开始,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就指出,学生家庭背景与其学业成绩显示出很强的相关性。「71 沃贝格(Walberg)与马爵内本格斯(Marjoribanks)的报告表明:父亲受教育年限、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与孩子的逻辑推理、语文、计算和空间想象能力有关。现有研究集中于探究家庭经济、文化水平对大学生发展某一方面的影响,如张学敏、林宇翔指出,家庭资本存量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本存量越高,大学生更能自信面对困难挫折,实现目标^[8];谭英、刘志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家庭经济条件和父母文化程度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较显著的影响^[9],但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学术性、社会性综合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长参与的关系研究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依据家庭可以获得的权利、地位等社会资本的多少而进行的等级排序,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10]家长参与一般指父母感兴趣、了解并愿意参加到子女日常生活中来的程度。家长参是一种重要的家庭社会资本。^[11]家庭经济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都会影响家长参与,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就越愿意参与到其子女的日常活动之中。^[12]

社会学冲突学派学者认为,家庭经济、文化优势会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子女的教育优势,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提出了"家庭社会资本"这一转换途径,其在《科尔曼报告:教育机会公平》中指出,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发展更为重要,其也是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从父代传递给子代的关键机制;家庭社会资本缺失会导致其他资本代际传递的过程受阻。家庭社会资本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家庭内部的父母参与,亦称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另一种是家庭外部的代际闭合,也被称之为家庭外部社会资本。[13]而家长参与作为重要的家庭社会资本,是影响家庭经济、文化优势向教育优势转换的重要因素。代际流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父母拥有的经济和文化优势难以直接传递给子女,只有通过子女和父母的互动,才能实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

(三)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发展之间作用的研究

家长参与作为重要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表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家长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参与程度对学生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直接影响学生在学业成就上的表现,更对影响学业成就的各种学习品质以及身心发展有直接促进作用。^[14]汪卫平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父母学业参与能有效提升子女的大学准备度,^[15]证实了家长参与对子女学业的重要影响。杨磊、戴优升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2013—2014 和 2014—2015 两期数据分析发现,多维度、高质量的家长参与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16],证实了家长参与对子女身心发展的重要作用。

综上,一方面,家长参与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家长参与又影响着子女的学业表现与身心健康。举例来讲,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在家庭经济文化资本处于劣势的前提下,认为自己促进子女学业发展、身心发展的能力有限,因而对子女的教育、生活参与较少,不利于子女的各方面能力发展。简言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通过家长参与影响学生的教育发展水平,即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发展水平的影响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现有研究多关注基础教育阶段家长参与的中介作用,对高等教育阶段家长参与的关注较少;且研究对象多为子女的学业成绩等认知能力,对价值观、人际交往等非认知能力的关注较少。

基于文献回顾,结合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对于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水平有积极的 影响:

假设 2: 对于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而言,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水平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式收集到天津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等 34 所双一流高校本科生的样本信息,调查样本涵盖本科各个年级,且样本生源地覆盖面广,城乡分布较均匀,为调查结果的推广提供了可能性。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256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16 份,有效率为 84. 4%。样本结构详情见表 1 所示。

		表Ⅰ	件本结构		
性别	男	38.4%	年级	大一	15.3%
	女	61.6%		大二	27.3%
				大三	44.9%
				大四及以上	12.5%
高中所在地	乡镇	15.7%	高中类别	普通高中	17.1%
	县级城市	67.6%		县级重点高中	36.6%
	地级城市	10.2%		市级重点高中	22.7%
	省会或直辖市	6.5%		省级重点高中	23.6%
家乡所在地	农村	31.5%	生源地	东北地区	8.8%
	乡镇	12.0%		中部地区	49.1%

表 1 样本结构

县级城市	30.0%	东部地区(包括港澳台)	25.0%
地级城市	12.5%	西部地区	17.1%
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14.0%		

(二) 变量设计与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大学生发展"。国内外研究均将学生的学术性发展目标和社会化发展目标作为大学生发展的重要内容,包括知识、能力、价值观、情感等多重要素。[17] 据此,本研究以汀托的"学术与社会整合"理论为依据,参考"基于 2016 年 CCSS 调查的大学生发展指数 GTWR 模型"(2018),将大学生发展划分为学术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两个维度。如表 2 所示,学术性发展包括知识发展和能力发展两个指标,知识发展侧重于考察学生所掌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包括"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和"具有较为广阔的知识面"两个问题;能力发展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发展和运用的非认知能力,包括"我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和"我的团队组织协调能力得到较大提升"两个问题。社会性发展包括价值观发展和人际关系发展两个指标,价值观发展着眼于学生对于外界环境和自身的稳定性认知,包括"在集体中可以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有较强的自我认同"、"对未来有着合理的发展规划"三个问题。人际关系发展关注学生与他人互动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包括"在大学里我收获了真挚的友谊"、"我拥有较为广阔的人际圈"、"在与他人相处时我通常感到轻松愉悦"三个问题。以上问题的回答分为"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十分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 1-5 分。各维度下的题目分数加总后获得一个有固定取值区间的连续变量,数字越大意味着大学生发展水平越高。

表 2 大学生发展维度划分

大学生发展		
学术性发展	知识发展	熟练掌握专业知识
		具有较为广阔的知识面
	能力发展	创新意识和能力
		团队组织协作能力
社会性发展	价值观发展	在集体中可以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
		有较强的自我认同
		对未来有着合理的发展规划
	人际关系发展	在大学里我收获了真挚的友谊
		我拥有较为广阔的人际圈
		在与他人相处时我通常感到轻松愉悦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24],本研究选取父母学历、家庭平均年收入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这一问题的回答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职中专、高职高专、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五个选项,分别赋值 1-5 分。"家庭平均年收入"这一问题的回答依据《中国贫富标准线》划分为五个区间选项,分别为:"(0,8万]、(8万,15万]、(15,30万]、(30,50万]、(50万, ∞)",分别赋值 1-5 分。所以题目分数加总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取值为 3-15 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说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家长参与作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聚焦于家庭内的亲子互动。大部分学者根据活动发生范围将其分为家庭和学校参与。TIMSS(2011)学生问卷中,通过询问学生在家时的情况间接得到家长的学校参与和家庭参与数据。PISA(2012)中家长问卷单独设立维度进行家长

参与的测量,分别从学校教育参与、家庭教育参与以及日常生活参与进行调查。[18]本研究参考上述两大国际测试项目对家长参与的测量内容,同样将家长参与分为家庭参与和学校参与两个维度,并结合双一流高校学生实际情况对问卷题项进行改编,如表 3 所示。家庭参与侧重于父母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互动,包括陪伴、交流、情感支持等方面,涉及以下四个题项:"我和父母经常共同参与一些休闲娱乐活动、我和父母经常会就一些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交流、我经常会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鼓励、父母会为我的生活提供有用的参考信息。";学校参与侧重于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关注,包括学业指导、学业监督、学业支持等方面,涉及以下四个题项:"父母非常支持我发展兴趣爱好、父母非常支持我参加学科竞赛、父母会对我的学业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父母非常关注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每个问题的答案均分为"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十分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 1-5 分,各维度下的题目分数加总后获得一个取值为 4-20 的连续变量,数字越大意味着父母在此方面的参与度越高,与学生互动越多。

表 3 家长参与维度划分

	衣 3 豕 下 参 习 维 及 划 分
	家长参与
家庭参与	我和父母经常共同参与一些休闲娱乐活动
	我和父母经常会就一些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交流
	我经常会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鼓励
	父母会为我的生活提供有用的参考信息
学校参与	父母非常支持我发展兴趣爱好
	父母非常支持我参加学科竞赛
	父母会对我的学业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父母非常关注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

为评估学术性发展、社会性发展这两个观察变量是否适合作为大学生发展(潜变量)的测量手段,以及家庭参与、学校参与这两个观察变量是否适合作为家长参与(潜变量)的测量手段,研究使用验证性因子模型(CFA)进行检验。测量模型包括 2 个潜变量和 4 个观察变量。表 4 显示,测量模型卡方自由度=1.271<2,模型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 0.035,RMSEA 小于或等于 0.05 的概率为 0.379,不能拒绝 RESEA≤0.05 的原假设,表明测量模型精确拟合。其次,测量模型的比较信息指数(CFI)和 Tucker-Lewis 指数(TLI)分别为 0.999 和 0.996,大于截断值(cut off point)0.9,进一步证明测量模型达到良好拟合。此外,测量模型的所有标准化因子负载均大于 0.7,且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测量模型的所有观察变量均是可以接受的。综合看来,学术性发展与社会性发展可以很好地测量潜变量大学生发展;观察变量家庭参与和学校参与也适合作为家长参与这一潜变量的观察手段。

表 4 测量模型的估计和拟合

潜变量	观察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负载		模型拟合
ウレシト	家庭参与	0. 791***	X ² /df=1. 271
家长参与	学校参与	0.869***	CFI=0.999
大学生发展	学术性发展	0.862***	TLI=0.996
	社会性发展	0.868***	RMSEA=0.035

注: 潜变量的第一个观察变量为参照尺度; ***p<0.00

再对数据进行 Cronbach 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各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大于 0.7,调查问卷信度质量较高。

量表名称Cronbach's Alpha项数大学生发展0.8681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7533家长参与0.7988

表 5 各量表信度分析结果

利用 SPSS 对问卷题项进行计算分析,得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详情参见表 6。

表 6	变量基本特征描述	(N=216)
100	文 车 45 44 TH III JII JII JI	(11 210)

变量/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大学生发展变量		
学术性发展	15. 25	2.63
社会性发展	22. 16	3.8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家庭年收入	1.94	1.07
父亲受教育年限	2.07	1. 15
母亲受教育年限	2.00	1. 10
家长参与变量		
家庭参与	11.85	3.88
学校参与	12.75	3. 07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使用 Mplu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在分析思路上,本文首先分析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之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首先,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收入)和大学生发展之间建立直接的路径影响,以检验假设 1;其次,中介模型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潜变量家长参与,验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和青少年期望之间的路径影响,以检验假设 2。两组模型的方程具体设定如下:

基础模型: Dev =
$$\beta_1$$
edu + β_2 income + δ_1

其中,Dev 表示内生变量大学生发展, β 和 β 2分别表示外生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路径系数, δ 表示大学生发展无法被完全解释的估计误差。

中介模型:

测量模型:
$$\begin{array}{ccc} \boldsymbol{\varepsilon}_{_{1i}} = & \boldsymbol{\alpha}_{_{1i}} \boldsymbol{\gamma}_{_{1}} + & \boldsymbol{\epsilon}_{_{1i}} \\ \boldsymbol{\varepsilon}_{_{2i}} = & \boldsymbol{\alpha}_{_{2i}} \boldsymbol{\gamma}_{_{2}} + & \boldsymbol{\epsilon}_{_{2i}} \end{array}$$

结构方程模型:
$$\gamma_1 = \beta_3 edu + \beta_4 income + \delta_2$$
 $\gamma_2 = \beta_5 edu + \beta_6 income + \beta_7 \gamma_1 + \delta_3$

测量模型线性方程式中各参数含义如下: $^{\epsilon}$ ₁₁ 表示潜变量家长参与的各观测变量, $^{\gamma}$ ₁ 表示潜变量家长参与, $^{\alpha}$ ₁₁ 为观测变量在潜变量上的因素负荷量, $^{\epsilon}$ ₁₁ 表示测量残差; $^{\epsilon}$ ₂₁ 表示潜变量大学生发展的各观测变量, $^{\gamma}$ ₂ 表示潜变量大学生发展, $^{\alpha}$ ₂₁ 为观测变量在潜变量上的因素负荷量, $^{\epsilon}$ ₂₁ 表示测量残差。结构方程式中各参数含义如下: $^{\epsilon}$ ₂₁ 为观测变量在潜变量个影响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 $^{\epsilon}$ ₂₂ 表示因变量无法被其它影响变量解释的估计误差。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 初步结果分析

表 7 为所有分析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双一流高校大学生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大学生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联。同时家庭经济地位和家长参与之间、家长参与和大学生发展之间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大学生发展中的两个维度(学术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与家长参与之间的相关系数高。本文理论模型里的研究变量彼此之间显著相关,可以分析家长参与的中介效应。

家庭参与 学校参与 学术性发展 社会性发展 经济资本 变量 文化资本 家庭参与 学校参与 . 687** 学术性发展 . 483** . 459** 社会性发展 . 413** . 480** .714** 家庭经济收入 . 530** . 427** . 376** . 356** . 280** 父母受教育水平 .605** . 514** . 315** . 380**

表 7 分析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在 0.01 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二)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

为验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了基础模型。表 8 显示,基础模型卡方自由度=0.969<2,模型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00,RMSEA小于或等于0.05的概率为0.444,不能拒绝 RESEA<0.05的原假设,表明测量模型精确拟合。其次,测量模型的比较信息指数(CFI)和 Tucker-Lewis 指数(TLI)均别为1.000,大于截断值(cut off point)0.9,进一步证明测量模型达到良好拟合,表明家庭经济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着大学生发展。

	大学生发展	
SES(基础模型)		
家庭经济水平	0.349**** (0.069)	
父母受教育程度	0.220** (0.072)	
模型 R ²	0.229	
χ^2/df	0.969	
CFI	1.000	
TLI	1.000	
RMSEA	0.000	

表 8 基础模型估计和拟合

注: 1. 表中各变量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2.*p<0.1, **p<0.01, ***p<0.001

如图 1,家庭经济水平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49,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家庭月平均收入每提高 2.87 个单位水平,大学生发展随之提高 1 个单位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化路径为 0.220,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父母受教育程度每提高 4.55 个单位水平,大学生发展随之提高 1 个单位水平。至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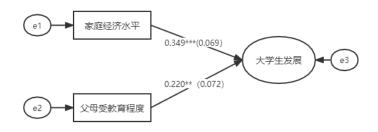


图 1 基础模型路径图

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过程质量的重要因素,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发展水平依然受到家庭经济水平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大学生看似已经脱离家庭进入与社会环境类似的大学校园,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尤其对于研究型一流高校的学生而言,大学阶段学生仍未完全获得独立谋生的能力与机会,无法脱离家庭经济、文化资本独立存在,仍属于"半社会人"。而对于双一流高校大学生的综合发展,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大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三)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为验证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构建了中介模型。中介模型在基础模型之上加入了家长参与的影响。表 9 显示,基础模型卡方自由度=2.10,接近于 2,但模型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 0.072,RMSEA 小于或等于 0.05 的概率为 0.229,不能拒绝 RESEA≤0.05 的原假设,表明测量模型精确拟合。其次,测量模型的比较信息指数(CFI)和 Tucker-Lewis 指数(TLI)分别为 0.989 和 0.969,大于截断值(cut off point)0.9,进一步证明测量模型达到良好拟合,表明假设路径具有显著性,家庭经济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家长参与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家长参与平对大学生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也得到了验证。

	大学生发展	
SES+家长参与(中介模型)		
家庭经济资本	0.088 (0.085)	
家庭文化资本	-0.158 (0.100)	
家长参与	0.691*** (0.122)	
模型 R ²	0. 432	
X^2/df	2. 1094	
CFI	0. 989	
TLI	0.969	
RMSEA	0. 072	
· ·	·	

表 9 中介模型的估计和拟合

注: 1. 表中各变量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2.*p<0.1, **p<0.01, ***p<0.001

根据麦金农(MacKinnon)、洛克伍德(Lockwood)和威廉姆斯(Williams)提出的理论,Bootstrap 对中介模型间接影响的检验能够产生最准确的置信区间(CI),因此研究使用 Bootstrap(设定样本量为 1000)对家长参与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家庭经济水平对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发展影响的总效应为 0. 352(SE=0. 063, CI=[0. 251, 0. 458]),家庭经济水平通过家长参与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间接效应为 0. 264(SE=0. 059, CI=[0. 158, 0. 392]), 95%

的置信区间内未包含 0,说明家庭经济水平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同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总效应为 0.211(SE=0.069, CI=[0.064, 0.332]),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家长参与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间接效应为 0.369(SE=0.094, CI=[0.211, 0.583]),95%的置信区间内未包含 0,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至此,假设 2 得到验证,家长参与中介作用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家庭经济水平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家长参与程度越高,进而大学生发展水平越高。

为了更好的展现本文中介变量的影响,图 2 呈现了中介模型的路径,图中列出了显著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不显著的路径用虚线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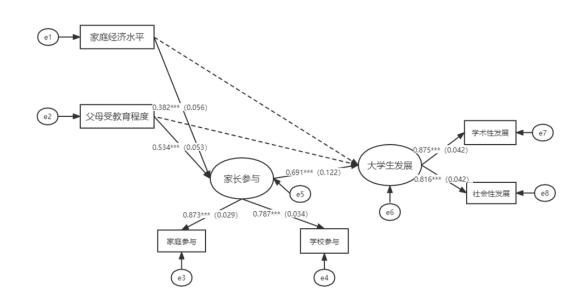


图 2 中介模型路径图 注: 1. 图中所有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虚线代表不显著。 2.*p<0.1,**p<0.01,***p<0.001。

3. e1-e8 表示残差项.

对于双一流高校的精英大学生,家庭经济水平通过家长参与(0.382)间接影响着大学生发展水平(0.691)。父母受教育程度同样通过家长参与(0.534)间接影响大学生发展水平(0.691)。虽然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发展的直接影响出现了负的效应(-0.158),但其对大学生发展的总效应(0.211)仍为正向效应。家长参与对大学生发展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效应(0.691)。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家长参与这一因素后,家庭经济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发展的直接影响作用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模型中所关注的家长参与因素有效地解释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的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长参与"这一中介路径影响大学生发展水平。

通过图 2 的中介模型路径图,可以简单归纳出两条主要发现。第一,数据分析验证了家长参与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讲,对于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家长参与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大学生发展之间的重要中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父母,越容易表现出更高的家庭参与以及学校参与,给予子女更多的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更容易营造重视教育的家庭环境,其子女的大学生发展水平也相对更高。其二,对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而言,尽管家庭经济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必须通过家长参与这一中介才能实现。家庭的经济、文化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子女的教育成就,这也印证了科尔曼(Coleman)的家庭社会资本理论。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研究基于 34 所双一流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水平的影响路径,试图弥补国内当前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关注的不足。研究主要回答了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对于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对大学生发展水平有显著积极影响;二是上述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即家长参与在上述影响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对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证实了中介效应的存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通过家长参与这一路径影响着大学生发展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越能够与子女产生行为、情感上的高效互动,在这一过程中,父母对子女有意识、有目的的施加教育影响,从而提高子女各项能力和素质,促进子女学业发展和个性发展。但作为一种客观基础,父辈的经济、文化优势并不能直接传递给子女,只有通过家庭社会资本一一家长参与这一中介,才能促进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全面发展,实现家庭经济、文化资本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代际传递。

传统观念认为子女进入大学后逐步与社会接轨,家庭对于大学生发展的支持作用有限,且由于父辈与子辈受教育环境存在较大时代差异,或是受到家庭经济、文化水平的限制,部分家长对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业与生活关注较少。但研究表明,家长参与在代际资源传递与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中介角色",^[19]家长参与对大学生发展仍发挥着正向影响,而且相较于家庭的经济、文化水平,家长参与对于子女大学阶段的全面发展有着更加直接的作用。尽管家长参与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与限制,但家庭背景并不是决定家长参与的唯一因素,家长的认识因素、感情因素和性格因素等都是影响家长参与的内源性因素。^[20]

(二)建议

本研究对于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都具有教育层面的重要意义。

对于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家庭而言,虽然短时间内无法提升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但父母仍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改变传统教育观念,积极参与到子女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定期询问子女在校学习情况、支持子女兴趣发展、假期陪伴子女出行等高频率、高质量的家庭内外部亲子互动,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弥补其他家庭资本匮乏带给子女的不利影响,为子女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社会也应当注意到家庭教育对促进大学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要加大对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的宣传力度和财政投入力度,关注社会劣势地位家庭,宣传正确教育理念,引导家长提高对子女大学学习、生活的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先赋性家庭资本匮乏对于子女全面发展的不利影响,促进教育过程公平。

对于具有社会优势地位的家庭而言,家长也要认识到家庭的经济、文化优势无法跳过家长参与这一环节直接传递给子女,在高等教育阶段父母仍旧需要参与到子女的学习、生活当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要积极与子女进行情感互动和行为互动,切忌仅提供经济支持,而对子女在大学校园的学习生活完全放任。

由于时空条件、研究能力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本文研究对象为双一流高校学生,样本数据量有限,由此得到的结论普适性受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提升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与适用性;第二,大学生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和阅历的丰富,家庭对其发展造成的影响在时空维度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本研究只做了横断面研究,未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

生发展的动态变化,忽略了时空因素对本研究结果造成的偏差。未来可进行线性研究,进一步探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动态变化过程。

参考文献

- [1]刘志民,高耀.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12):18-27.
- [2] 庞维国,徐晓波,林立甲,任友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3,42(02):12-21.
- [3]徐柱柱,郭丛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5(06):135-145.
- [4] 陈玉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9.
- [5] TINTO V. Leaving College: Rethink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Student Attri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25-28.
- [7] 查颖.关于我国大学生发展问题的研究综述[J].江苏高教, 20196(01):115-118.
- [7] 莫琳.T.哈里楠.教育社会学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87.
- [8] 张学敏,林宇翔.家庭资本会影响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吗——基于院校类型的中介效应分析[J/OL].重庆高教研究: 1-19[2022-041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8.G4.20211021.1213.002.html
- [9] 谭英,刘志成.高等教育学生家庭背景的客观性变量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16(02):57-62.
- [10] 张卫,李董平,谢志杰.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104-112+118+160.
- [11] Silinskas, G., Parrila, R., Lerkkanen, M., Poikkeus, A., Niemi,P.,& Nurm.J.(2010). Mother s'reading-related activities at home and learning to read during kindergarten[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 chology of Education, 25(2), 243 264.
- [12]Waanders, C., Mendez, J. L., & Downer, J. T. (2007). Parent characteristics, eco nomic stress, and neighborhood context as predictors of parent involvement in preschool children's edu cation[J].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5, 619 636
- [13]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 (S): S95-S120.
- [14] 罗海风,刘坚,周达.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高中生学习品质之间的中介作用——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37(02):199-210.
- [15] 汪卫平.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基于华东四省四所县中高三学生的调查[J].教育经济评论,2021,6(04):85-106.
- [16] 杨磊,戴优升.家庭结构如何影响青少年健康?——家长参与和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机制分析[J].社会建设,2021,8(05):55-72.
- [17] 杨立军,何祥玲.大学生发展指数:结构与水平——基于 2016 年 CCSS 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12):46-52..

[18] 罗海风,刘坚,周达.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高中生学习品质之间的中介作用——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37(02):199-210.

[19] 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03):158-176+192.

[20] 段丹. "家长参与"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机制分析[J]. 保山学院学报, 2021, 40(06): 97-104.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 Involv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Fan Shijia, Zhang Yilin, Daiyu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fair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ample survey data of 34 elite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This study has proven that: first,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second, the advantages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cannot be directly translated into the next generation's achievem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which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 involvement. Furthermore, the study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families of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es.

Keywords: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 Involvement;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